

曾
<del>139</del>
<del>21</del>

14
139
21



曾  
門  
號  
卷  
189  
21

唐代叢書目次

第三冊

夢遊錄

任繁

三夢記

白行簡

粧樓記

張泌

李鄴侯外傳

李繁

李林甫外傳

亡名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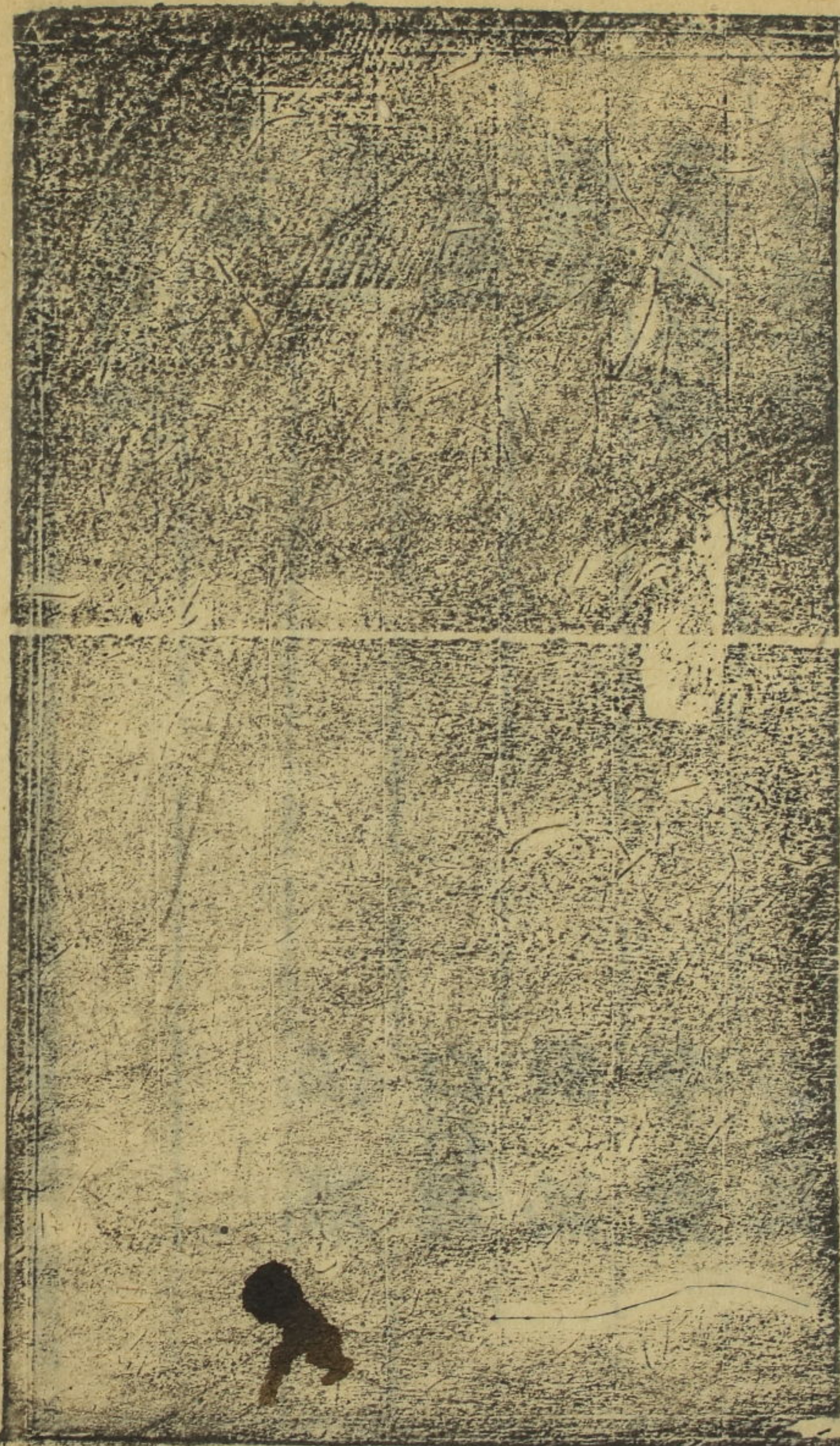
東城老父傳

陳鴻

馮燕傳

沈亞之

方力士伝



夢遊錄

櫻桃青衣

唐 任蕃撰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  
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  
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  
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  
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  
曰豈有阿姑何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

字

四集

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  
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  
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  
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着綠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  
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  
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  
備詣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  
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客質頗有令淑當爲兒  
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卽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

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歷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  
定期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  
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  
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父成婚事華盛始非人間  
明日設席大會都城親表拜禮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  
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  
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禮部  
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  
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選官情分偏洽令

渠爲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云河  
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勅授王屋尉遷  
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  
故知制誥數月卽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  
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  
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  
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  
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  
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

臣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  
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筵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  
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  
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間講僧唱  
云瘡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  
後官吏一人亦無傍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  
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驢並饑郎君何久不出盧訪  
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  
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宦達矣遂尋仙訪

道絕蹟人世焉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劔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棲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郿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逕疾行人畜既始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晝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褥於西窓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

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墻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箒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為其斥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一筵中間坐獻酬縱橫履易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卽下屋椽稍於暗處迫而察焉

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  
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  
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泣而歌曰今夕  
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二三見花  
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  
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  
階間捫一大塼向坐飛擊塼墜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  
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  
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人家人並無恙遐叔乃

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寤遐叔至寢妻卧  
猶未興良久乃日向夢與姑妹之黨相與翫月出金光  
門外向一野寺忽爲亮暴者數十脅與雜坐飲酒又說  
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  
塼飛墮因遂驚魘殆絕纔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詔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  
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  
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

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買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凡數十篇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

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妾教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頭良久卽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無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爲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羣佐及宴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囑吳興姚合泊亞之



復與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  
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吹  
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  
應教爲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  
土塋金釵鋪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  
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  
也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

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  
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  
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使佐西乞術伐河西  
晉秦邠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  
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  
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  
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  
畜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  
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

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粧不多飾其芳姝  
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  
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  
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  
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  
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  
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  
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  
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王無疾忽卒公追

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敘而作曰泣  
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  
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  
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  
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雜莖  
滿地兮春色煙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  
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  
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居宮中矣  
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託久要不謂

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  
然寡人每見子卽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  
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  
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  
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無著擊髀拊髀嗚嗚而音有不  
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子顧此聲少善願沈郎屢  
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  
髀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  
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回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

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旣  
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  
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燈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  
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  
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  
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  
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卧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  
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  
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

夢遊錄 九 四集  
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既僊矣惡又死乎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爲

唱四座勤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籌筋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芴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乃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刁婿斷音書遙天鴈空度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拋觥云不

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  
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長人去不回焉知掩闥泣酒至  
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卽當啜索無辭  
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  
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云花前  
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  
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唱聞長鬚又  
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  
發一瓦中妻額間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

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僕曰  
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  
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奴凡歌六七曲有長  
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奴額因驚覺  
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  
女子引生入牕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  
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

一應側栢葵花苑是夢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  
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  
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  
及彼處白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  
聞於劉山甫也

夢遊錄終

三夢記

唐 白行簡撰

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  
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后時劉幽求  
爲朝邑丞嘗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寺路出  
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窺其中劉俯身  
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  
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思之且思其  
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

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髀。洗破。逃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扁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敘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矣。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踰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酌。

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于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矣。

貞元中。扶風竇質與京兆韋旬。同自毫入秦。宿潼關。逆旅。竇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而長。青屨素襦。迎路。

拜揖請爲之祝。神實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氏。及覺。具言於韋。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質妝服皆所夢也。顧韋謂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三環。與之。巫撫掌大笑。四同輩曰。如所夢矣。韋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醕。獲錢三環焉。及旦。乃徧述於同輩。今則驗矣。竇因問巫之姓氏。同輩中曰。姓趙氏。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行簡曰。春秋及子史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矣。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抑亦必前

定耶。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

行簡云。淮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不得名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因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棨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之爲。左右廊皆施幃幄。有紫衣吏引張氏于西廊幃。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旣至。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自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尙書來。未有



識者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十個。」坐廳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鏘震響。中署酒酣，王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藝？」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與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受吟詩，鬟梳嫵，伯學宮妝，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張忽啼寤，手捫衣帶，謂母曰：「尚書詩遺矣。」索筆錄之。母問其故，泣對以所夢。

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麗爾，何以爲辭？」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滌，母聽良久，艷妝盛色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別某，今往矣。」因授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二夢記終

妝樓記

王觀音

唐 張泌纂

有女子卸冠者奉觀音大士甚肅比立尼徃徃勸其修  
淨土云當作觀音觀其法身愈大愈妙白此夜恒夢  
見之然甚小若婦人釵頭玉佛狀一曰其夫寄一玉觀  
音類夢中所見自是奉之益篤

翡翠指環

何充妓於後閣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充知歎曰此物

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蒼頭急以蜻蜓帽贖之

粉指即青編

徐州張尚書妓女多涉獵人有借其書者往往粉指痕

並印于青編

待闕鴛鴦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謂之

待闕鴛鴦社

錢龍宴

洛陽人有妓樂者三月三日結錢為龍為簾作錢龍宴

四圍則撒真珠厚盈數寸以班螺命妓女酌之仍各具

數得雙者為吉妓乃作雙珠宴以勞主人又各命作餞

緩帶以一丸餞舒之可長三尺者賞金菱角不能者罰

酒

油花卜

池陽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祝而洒之水中若成龍

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

桃花醞回

北齊盧士琛妻崔氏有才學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醞

注樓記

二

四集

面云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  
華

十眉圖

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橫雲斜月皆其名

丹脂

吳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弄水精如意誤傷夫人  
頰血滂袴帶醫者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  
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諸嬖人更以丹脂點頰以要寵

薔薇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薔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  
洒衣衣敝而香不滅

妖態

梁異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  
步齟齒笑以為媚惑

環榴臺

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臺名曰  
環榴臺

漆畫殿

延嘉中京師長安有堦著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為系

剪刀池

剪刀池昔車胤讀書于此婦以女紅佐之落剪刀于此池

半陽泉

半陽泉世傳織女送董子經此董子思飲自此水與之曰寒織女因祝水令暖又曰熱乃拔六英寶釵祝而畫之于是半寒半熱相和與飲

香溪

明妃姊歸人臨水而居恒于溪中盥手溪水盡香今日香溪

以女名

黃姑牛郎也馮婦勇士也皆以女名

待女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

夜飛蟬

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

飛蟬以助粧飾

醉來妝

金陵子一作醉來妝

黃昏散

孫真人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

女奴

猫一名女奴

不勝七箸

飛燕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

王母小女

太真夫人王母小女也諱婉羅

曉霞粧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做畫名曉霞粧

金鳳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黃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以下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無不悉備

庄妻記

吉慶花

薛瑤英于七月七日令諸婢共剪輕綵作連理花千餘  
朶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于庭中隨風而上徧空中如  
五色雲霞久之方沒謂之渡河吉慶花藉以乞巧

猫名

張搏好猫其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祛憤  
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值數金次者不可  
勝數

女侍中

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

贈芍藥

芍藥一名將離故鄭之士女取以相贈

燕支

燕支染粉為婦人色故匈奴名妻閉氏言可愛如燕支  
也匈奴有燕支山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  
失我閼氏山使我婦又無顏色

婦人封侯

漢陰安侯乃高帝兄伯妻美韻侯母立嫂也樊伉母呂

類封臨光侯

西施毛嬙皆越女

莊子注西施夏姬也勾踐獻吳又毛嬙司馬云古美人

一日越王美姬則二女皆越產矣

斜紅

斜紅繞臉蓋古粧也

紅潮

紅潮謂桃花癸水也又名入月王建詩密奏君王知入月

雪衣女

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辭呼為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云雪衣女昨夜夢為鸚鵡所搏上冷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

印臂

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于臂上女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作剪刀

姑園戲作剪刀以首藉根粉養之裁衣則盡成墨界不

在樓已

七

四集



用人手而自行

婦人之貴

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宏遠其婿韋臯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者

嫂知音

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

始影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婦

顏色

七歲女子

如意中有七歲女子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送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愁眉

梁冀婦改鴛翠眉為愁

婦人卿壻

王安豐婦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禮為不敬後勿如之婦曰親卿愛卿所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綠珠井

綠珠井在自州雙角山下老老云汲此井者誕女多美  
麗識者以美色無益以巨石填之迨後雖產女而七虧  
不完

女表

羊緝之女佩在母亡不飲食三日而死鄉里號曰女表

女宗

宋鮑蘇之妻不如宋公表其閭曰女宗

尼之始

漢聽陽城侯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又聽洛陽婦何潘  
等出家尼之始也

陳達妹

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為夫人

珠娘

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

善臨寫

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足奪真蹟秦亦當  
時翰林書人也

書法

書法蔡邕受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  
衛夫人

如平生

李行修喪妻偶得桐桑老人以術見其妻如平生

寡婦莎

秦趙間有相思草節節相續又名斷腸草孀婦草寡婦  
莎

鬱金

鬱金芳草也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奈日炙染成衣則  
微有鬱金之氣

盜寫

女凡陳市上酒婦也朱仲嘗於會稽賣珠一日仲以素  
書倚酒於女几家儿盜寫學其術

化蝶

壞裙化蝶

相思子

相思子即紅豆赤如珊瑚詩所謂贈君頻采摘此物最

莊農已

四集

相思

紫雲娘

魯敢遇仙女曰嘗見紫雲娘請君住旬

四十九妻

彭祖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木瓜粉

良人為漬木瓜粉遮却紅腮交午展

練行尼

孝文廢皇后馬氏真謹有節操遂號練行尼

女郎花

詩曰木蘭開遍女郎花

蘅蕪香

漢武夢李夫人遺蘅蕪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

作裙

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皇甫隆禁收

之

錦襪

馬嵬姬得錦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

止妻已

上

四集

妬女泉

并州妬女泉婦人靚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是介推妹

鄉里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為鄉里云我不忍今鄉里落它處

治家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粧

家法

房太尉家法不着半臂

並枕樹

潘章夫婦死葬塚木交枝號並枕樹

粧樓記終

莊夢記

上

四集

李林甫外傳

唐 亡名氏撰

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  
 打球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驢擊鞠略無休日既  
 憊捨驢以兩手返據地歇一日有道士某醜陋見李公  
 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耶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關足  
 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聰悟意其異人  
 乃攝衣起謝道士曰郎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  
 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為也道士笑曰與郎

君三日後五更會於此日諾及往道士已先至日爲約  
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  
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有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  
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  
己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回計  
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安可以  
白日升天易之乎已決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嘆咄咄如  
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  
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與之敘別曰二十年宰相重

殺權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陰賊當爲陰德廣救援  
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曰上升矣官祿已至  
可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  
爲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父以其縱蕩不甚紀錄之頗  
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節  
讀書願受鞭箠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客遣  
監杯盤之飾無不修潔或謂曰汝爲吾著某事雖雪深  
沒踝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於班行知者甚衆自  
後以廕敘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爲相矣權巧深

密能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衝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乃起大獄誅殺異已寃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李公之門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闖者呵而逐之外吏又欲鞭縛送于府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問而白李公曰吾不認識汝試爲通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覩也慙悸之極若無所措却思二十一年之事今已至矣所奉教戒曾行中心如疾乃拜

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遣相公行陰德專枉殺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公但搯額而已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于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昇天之契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竄責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乃如約矣李公曰某人間之數將滿既有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想俱遣幾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無念慮矣乃下



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出大門及春明門到輒自開李公援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公素貴尤不善行困苦頓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開眼李公逐跨之騰空而上覺身泛大海但聞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楊華多小口目欲就帳卧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迴耳此是相公身一之所處也

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茲介鱗之屬其問苦事不少遂却與李公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狀入其宅登堂見身冥坐於牀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曰免旃六若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祿山常養道術士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若在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鐵額十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宰相宴公

李林甫外傳  
已宅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日奇也。某初見報相公，至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人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踰牆奔走而去，某亦不知其故也。當是仙官暫謫人間耳。

李林甫外傳終

東城老父傳

唐 陳 鴻撰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宜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為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元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為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趨揖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元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

治雞坊于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人，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于元宗，召試殿庭，皆中元宗意，即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以忠厚謹密。

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二月衣鬪雞服，會元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與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官中，歲

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敘立於廣塲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强者前弱者後隨昌雁行歸于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于竿顛者索氣沮色遑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元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

十年恩澤不台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晨使人朝服鬪雞兆亂干大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輿夜出便門馬踏道穿傷足不能進杖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泪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顛顛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

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  
學大師佛旨大歷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往東市  
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  
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  
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  
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  
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  
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  
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下杯漿水

一升臥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  
往真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  
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緡洛  
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  
來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攜女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  
香烟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  
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  
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年以鬪雞求媚於上土倡優蓄  
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爲君子言者

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  
 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  
 城出白龍踰葱嶺界鐵閉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  
 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輦  
 河間薊州庸調繪布駕轄連軌空入關門輸於王府江  
 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  
 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  
 年關中粟麥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  
 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

白疊布行鄰比屬間有人禱病法用皂布一疋持重價  
 不克致竟以幘頭羅帨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闕街衢  
 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執  
 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  
 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  
 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  
 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  
 開元取士孝悌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  
 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寧虛東臣

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視之禮容照臨之恩澤衣之錦絮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韞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洪邁曰讀此傳元宗全盛儼然在目至寫昌一設去國失寵尤足寓懷感也

東坡先生傳終

馮燕傳

唐 沈亞之撰

馮燕者魏豪人祖父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俠專為擊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旽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通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下

馮燕傳

月集

嬰以裾蔽燕燕申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曰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為真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昔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嬰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可拊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無令不幸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

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敘義事其賈黨耳目之所聞見者為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曰不辜真古豪矣此傳恰與孺子人并行乞不受二書同參

馮燕傳終



高力士傳

唐 太原郭湜撰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曰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于官朝見之儀具九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補也至寢宮問曰所留

示朕者何在。力士搦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卽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其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羅之謀，爰興變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實貨。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住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

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恒。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卽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卽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恒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威權。

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與言伏惟陛下圖之上  
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乃  
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  
十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元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  
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舛謬今所塵黷不稱天心合  
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命  
左右口卽置酒爲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  
住內宅不接人事及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烈上元  
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

張俞與黨錮之獄楊裴韋秀等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  
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  
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謹付之  
邊將自然無事曰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內宅  
不知時議近於閣門外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頻有喪  
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  
皇威遠震聖澤傍流足以吞食鯨鯢剪滅封豕諸餘穢  
介曾何足云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然後  
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奏陳雅

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也慎勿言杜復泄露應  
須方便然可收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  
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競相傾奪王邢  
不軌成就誅夷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酬宿  
憾林甫被琢棺之刑寧侯後圖國忠播宣淫之恥十三  
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  
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教有疑果致  
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轍楊李殊塗終未通朕懷卿  
總無言何以爲意高公伏奏曰開元十一年已前宰臣

授職不敢失墜邊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  
宰相法令不行災眚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爲輪慮難  
以獲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  
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貢因李芝於真  
定劫光巖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九鼎蕞爾戎羯乘我  
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修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  
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棄甲於汜水  
東京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日  
上交鋒縱鏑向歷半年斬將塞旗不逾信宿兵疲師老

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務令速進。火拔冀祿山之黨，更却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仗未央宮。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高公曰：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歷數尚亦有餘，不須憂懼。扈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國忠方進，咸卽誅夷。虢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減隨駕兵馬，但至咸陽，未振軍容而徙小却。長一卒乘北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卽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

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謂高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爲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有餘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往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尅復之期，兆人竹來蘇

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劍門到巴蜀，并邑氣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應寤扈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修殿宇，不勦人力，上爲之悅。左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即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然後宿，相欲赴行在，未滿聖情。上贊其憂懼，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遠，理識宏通，比諸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率之常也。及駕出劍門到巴蜀。

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卽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慶緒僞立，克謀逆計，主以嚴莊僞敕，僞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爲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威大震，克徒逆黨，卽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衆，蠶吞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慶緒

北走於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慶緒爲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乂次安於虢路上元元年爲子朝義所殺至寶應元年下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化寔及無窮陛下仁德福流萬葉凡是克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李輔國詔外隨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

由欲至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之俗一時休舞便於吳慶官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丹因此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未品小了織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貪總軍戎冀手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邪遂使輔國惑兩宮至傷萬姓恣行威福不懼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謫巫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吳慶宮先留廐馬三

百疋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惟留十疋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早向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伏願且留喫干飯畢又曰伏願且出南內行欲至夾城忽聞憂七声上驚廻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礼義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即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即權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宮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

至一時號泣上皇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聖上寧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以慶是吾土地吾頻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輔國所制止慙我本懷進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尚食明日已後不須進肉食每日土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瘧敕於功臣閣下避瘧日晚聞門外有人問稱是啖庭瑤云聖人喚阿翁問曾見太上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即隨庭瑤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云使



看畧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索將附奏云臣舍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李狀並不會聞伏願得親辭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潛通逆黨曲附克徒既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效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巫州九月三十日至巫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士憂待罪首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国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烟燻眼落膜仁染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何以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又於

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或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卽位改元爲寶應元年六月巫州二聖遺詔到號天開地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一號慟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明哀毀旣深頃咽成疾七月發巫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旣貴且壽死何恨

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不迫孤魂旅襯飄泊何依泣  
下霽襟視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  
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不傷歎九月靈襪癸  
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  
喪事行李一切官給陪葬元宗陵高公所生母麥氏卽  
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  
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  
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  
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却卽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

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  
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卽解  
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  
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  
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一無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  
卽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元悟之女躬行  
婦道有逾常祀大理司直太原郭滉曰李輔國謬承恩  
寵竊弄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克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  
卽有敬毛裴畢之流起周代索邱之獄旣無所措難以

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矣但經推案先沒家貲不死則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一色尤多則三故相裴冕張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灌韋利見皇甫銳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屈無易孫昌胤孫莹宋晦嚴銳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宜是也一左丞皇甫銑是也一那王瑀是也一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卿監司舍將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之逞誰得無罪得

同病者報以詩之况與高公俱嬰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書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佞所惡生死銜冤悲夫

高力士傳終

